

世界二

珍闻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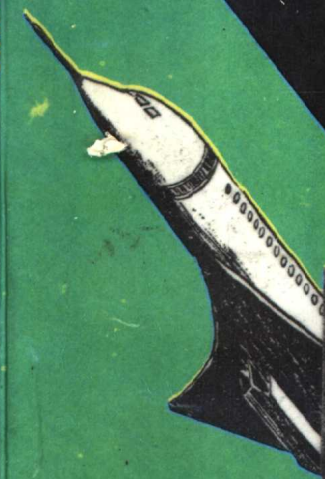
4

丘吉尔牵引 英国狮

● 徐 萍 赵文飞/著

丘吉尔牵引英国狮

吉林出版集团



世界二战珍闻丛书(四)

丘吉尔牵引英国狮

徐 萍 赵文飞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二战珍闻丛书(四)

丘吉尔牵引英国狮

徐 萍 赵文飞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李有清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东中华路 29 号) 长春市永昌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8 毫米 1/32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5,625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2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5601-1794-5/Z·80

定价:6.00 元

目 录

欧战阴云逼孤岛	(1)
“飓风”战机搏长空	(26)
纵横捭阖觅盟友	(51)
陆海战线展雄风	(81)
“英尼格玛”泄天机	(113)
阴霾散尽换天地	(144)

欧战阴云逼孤岛

1939年9月1日天刚破晓,150多万德国军队大举越过波兰国境,分北、南、西三路进逼首都华沙。这是波兰人,也是全世界第一次领教闪电战的突然袭击。成群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头顶吼叫,散布烈火,制造恐怖;整师整师的坦克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一天推进三四十英里;摩托化重炮部队高速挺进,扬起滚滚烟尘;在错综复杂的电讯系统统一指挥之下的步兵乘坐机动车辆,如狂潮般漫过波兰平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9月3日,波兰的盟友——英法两国政府先后向德国宣战,宣布履行对波兰负有的援助义务。

此后出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对英法的参战作出了惊人的裁决,但并非危言耸听:

“……现在两个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宣布,决心不顾国家存亡以保持波兰的领土完整。据说历史主要是人类的罪恶、蠢行和苦难的记录。或许要翻遍历史,才能找到这一类似的例子:放任、安抚、绥靖的政策执行了五六年之久,突然间竟来了个180度的转变,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化为决心接受一场显然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条件之差,规模之大是绝无仅有的……在其糟无比的时刻,在绝对不妙的理由下,终于作出这

一决定，必然导致数千万人遭到屠杀。”

这是当时英国不妙处境的真实写照。从 30 年代初以来，英国在纳粹威胁面前一味姑息退让，一步一步滑向了灾难的深渊。

30 年代，欧洲上空阴霾密布，人们生活在战争威胁的疑虑恐惧之中。

战争的危险源自纳粹德国的扩张主义。自从希特勒在那本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中发出了“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的狂妄叫嚣之后，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威灵赫然重临这个国度。希特勒断然以纳粹主义极权埋葬了议会民主制度，狂热的黑衫队员在他的旗帜指引下横冲直撞，东奔西突。恐怖的阴影笼罩德国并迅疾扩散。在整个欧洲，几个独裁者互为策应，他们在演说中挑衅地使用令人坐卧不安的自大狂言辞，成帮结伙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紧锣密鼓地叫嚣躁动。欧洲大陆人心惶惶。

恐慌气氛经由英吉利海峡，带给岛屿上的人们同样的忧惧。早在 1934 年，英国国防需要委员会就在一份重要报告中明确指出：德国是英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政府也多次表明自己对欧陆局势日益恶化的关注并呼吁保持普遍的和平。

但是，在如何防止和对待可能发生的战争这一问题上出现了麻烦。维护欧洲大陆的安定一直是英国外交部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衰竭的地位使得它在 30 年代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象一个人在空中玩耍过多的盘子以至于惊慌失措、难以把握。在危机频频出现的情形下，苦于资源不足的英国已经从玩弄欧陆的大国均衡转向了实际上的乞求和解。这种努力的失败就导致了英国的绥靖政策——以姑息让步换取侵略者的暂时满足。它唯一能做的只是忧心忡

忡，小心翼翼地奔走呼号，幻想这些苍白无力的姿态和言语能对缓和有所裨益。

在这种环境中，厌恶战争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在经济萧条的打击下，英国的大多数人忧虑的是自己的重重困难以及如何才能做到收支相抵，根本没有心情去看看外面的事情。他们被生活困难搞得十分沮丧，甚至由于幻想破灭而胆颤心惊，只好迷信地把手指交叉放在同一只手的另一手指上，以此祈求不会有更糟的灾祸来临，希望逢凶化吉。于是，和平主义的思想占据了公众的心灵，这种潮流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即使在1935年的选举期间——这次选举是以重整军备纲领为基础的——鲍尔温首相为了捞取选票，保住首相宝座，也不得不迎合这种情绪高喊和平与裁军的口号，他在10月21日向国际和平协会发表的演说宣称：“我向你们保证，不会有任何大规模的军备扩充。”英国国防预算的裁减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呼，在这种社会气氛中，1933年至1935年间，为了加强对外政策的实力，英国政府竟然不得不背着公众“鬼鬼祟祟”地进行重整军备和建立一支空中威慑力量的必要努力。事实上，英国人一直都是以矛盾的心情面对希特勒的种种举动并最后做出了善意的理解。

由于在国际上暂时还处于孤立的和无力的地位，希特勒在1934年和1935年的做法基本上是口头侈谈和平，秘密准备战争。德国在极端秘密的前提下推行着扩建军队和购买军火的计划，并不断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同时，希特勒也偶尔挥动手中的橄榄枝，力求以娓娓动听的和平论调掩饰自己扩军备战的真实意图。

希特勒刻意营造的乐观亲善的气氛起到了麻痹西方各国神经的作用，助长了他们的软骨病。而只有希特勒才真正明白

自己的方向和目标,1936年3月16日,德国宣布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和平时期建立12个军36个师的军队,大约50万人。对于这种公开撕毁国际和约的行径,英法两国的反应仅仅是提出了软弱无力的口头抗议。可悲的是,英国政府甚至比德国人更加惴惴不安,派出代表询问希特勒是否仍然愿意接见英国外交大臣以举行事先安排好的双边谈判。心头窃喜的独裁者自然对此给予了“慷慨”的肯定答复。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对此毫无知觉。一个惊人的警告出自议会下院一位痛心疾首的“后座议员”之口,微弱而坚定:“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这样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这样善于回敬掠夺者……我们这里的大都会(指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攻击目标,活象一头肥硕无朋、价值高昂的母牛,已被拴缚起来,专为引诱食肉野兽。”

发出这个不和谐音调的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温斯顿·丘吉尔于1874年出生于英格兰一个贵族家庭。其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是一个野心勃勃、惯于冒险的政治家,曾经度过闪电般的辉煌的政治生涯。这对温斯顿·丘吉尔有很大的影响,激发了他对政治的一种朦胧的神往。

从军校毕业之后,年轻的丘吉尔雄心勃勃,急不可耐地要尽快获得权势。他放眼世界舞台,寻找着任何可供冒险的地方。丘吉尔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先后在古巴、印度和苏丹经受了战斗的洗礼。他发现,战场是出人头地的最佳场所,写作则是扬名立世的简捷路径,艰险的战斗经历和生动的通讯报告成为丘吉尔日后攀升的政治资本。1898年10月,丘吉尔以《晨邮报》随军记者的身份奔赴南非参加布尔战争。在负责侦察的装甲列车遭到布尔人袭击时,丘吉尔挺身而出,从容指挥作战,使其他人得以逃走,而他自己则被南非民兵俘虏,但随后

又想方设法只身逃脱。这段奇迹般的经历正好发生在英国人和布尔人战争中屡遭失败的“黑暗的一周”，这个“唯一的亮点”成为英国报刊大肆渲染的焦点，丘吉尔一跃而为英国人心目中的战斗英雄而红极一时。

秉承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丘吉尔风风火火地闯入政坛，1900年，他顺利当选为下院议员。自此，丘吉尔以政界新人的迥异风貌，借助宣传媒介的大肆吹捧，依靠频繁的亮相和精彩的演说推销自己，迅速腾跃而起成为一颗闪射异彩的政治新星。才华超群的丘吉尔在议会下院顾盼自雄，锋芒毕露，甚至不悛于抨击党内领导人的某些立场，成为议会中的不安定分子。他相继担任政府的商务大臣、内政大臣及海军大臣等职，度过了10年的辉煌时期，直到1915年因政策失误引咎辞职。

在此后20多年中，丘吉尔度过了政治荒野中漫长痛苦的落寂、受挫时期，他努力抑制心头的挫折感和耻辱感，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后座议员”的位置上向人们展现出一张勇敢的进取的面容。也正是在这段清闲的日子里，丘吉尔得以把主要精力转向国际形势研究，并把忧患的目光投向了海峡对面动荡不宁的欧洲大陆。

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已开足马力，隆隆轰响激发了希特勒的贪欲。1936年3月，德军以闪电速度的突然一击重新占领德法边界的莱茵非军事区。依照《洛迦诺公约》有权干预这一侵略行为的英法两国的表现令忐忑不安的希特勒欣喜若狂，他们只是发出了措辞审慎、空洞无力的抗议。唯有丘吉尔预见到了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他指出，莱茵区是“横跨德国大门口的屏障”，希特勒进军莱茵区是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最后的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但是，这样一声清醒的惊呼很快就被湮没在英国的和平主义声浪之中了。

前进路途上的绿灯已经闪亮。当希特勒通过建立德一意一日轴心国集团改变了在国际上孤单伶仃、四顾茫然的处境之后，他更加大胆无忌地加速向外扩张的步伐。1938年3月，希特勒软硬兼施，明目张胆地吞并了邻国奥地利。这个前奥地利流浪汉出身的独裁者断然地从地图上抹去了他的祖国，一种“伟大的”使命感顿时充盈了他的整个身心。

此时，天真而软弱的英国人正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目光短浅、感觉迟钝的政府领导人对莱茵河东岸所发生的事情的性质和方向进行了错误的理解，指望纳粹尝到一点甜头就会适可而止。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的政客们还在谋划祸水东引，怂恿德国向苏联^①开战，使他们得到两败俱伤的结局。绥靖政策越来越把英国拖向了一个可怕的深渊。

然而，法西斯德国欲壑难填。希特勒得陇望蜀，他又把扩张的矛头指向了捷克斯洛伐克。面对战争的威胁和英法两国的出卖，英勇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如俎上之肉，无力回天。他们心灰意冷地选择了向侵略者屈服的道路。

被那些盲目而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斥责为“死硬的好战分子”的丘吉尔，时时保持高度警觉和战斗姿态，他预感到了战争阴云的迫近，他认为这是“第一等的大祸”，它“只是算帐的开始，……是首次尝到的一杯苦酒，这种苦酒会年年给我们端来”。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此时英国重整军备的进展已经足以保障政府理直气壮地推行一项较为大胆的政策了。在1938年，英国所制造的飞机数正在迅速接近德国的产量，每月飞机总产量实际从1938年1月的161架增长到9月的348架，

^① 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下同。

1939年3月又达到712架,这一成绩主要表现在战斗机方面,同时,重型轰炸机也在紧张有序的生产之中;1939年3月29日,张伯伦首相宣布将本土军队扩大到26个师,连同6个正规师,这一兵力足以替代失去的捷克军队,这也正是忧心忡忡的法国迫切希望看到的。张伯伦对备战情况的改进感到满意,同时也是在国内愤怒舆论的压力下,他终于下定决心,对今后的侵略必须抵抗,并指示外交部对德国侵吞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正式抗议。随后,法国也亦步亦趋地表明了同样的态度。

但是,应当认清的是,张伯伦仍在乞求和平,他幻想寻找一种足以威慑希特勒而又不至于使他发狂的警告方式。张伯伦把希望寄托在集团安全体系之上。英国内阁于1939年3月20日通过一项新计划,主张由英国、法国、苏联和波兰四国政府签署并发表一项正式声明,宣布“一旦出现”对欧洲任何一国的“安全或独立看来会构成威胁的行动时”,他们将立即共同协商。假若这4个欧洲最强的“反轴心”国家能够直截了当地表明他们的责任和目标基本一致,将有可能在心理上和策略上产生巨大的优势,进而对希特勒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然而,这种安全体系的前景并不是如想象中的那样进展顺利,破坏性的因素首先来自波兰。波兰很明显地是与德国接壤的国家中最应该有所戒惧的,它并不打算对德国让步,但波兰人确信自己的生存取决于德国和苏联军事力量的僵持,因此,它不愿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任何一条船上,而是愚不可及地玩弄“等距离外交”的危险把戏:它利用英国给予的单方面保证,将自身承担的义务严格限制在抵抗德国进攻上而不肯对他国作出任何许诺。同时,英、法、苏三国的谈判步伐迟缓阻滞如同出殡的队伍。时局险峻,英法政府首脑却对苏联集

体防卫的建议报以一种固有的敌视和不负责任的轻慢。这使得针对德国的盟约在整个夏季都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形势的危急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一样：在东欧方面，任何足以抵抗德国侵略的手段都将近完结。匈牙利已经投入德国的怀抱，不论波兰或是罗马尼亚都不愿让苏联军队越过它们领土去抗击纳粹德国。在东南欧，被墨索里尼占领的阿尔巴尼亚成为刺激意大利进一步冒险的美味。“这艘和平的大船已处处出现漏洞了”，丘吉尔警告说，“没有俄国的帮助，就无法维持反纳粹侵略的东方战线”，英国的处境就将是绝望的。作为反共老手的丘吉尔放弃一贯敌视苏联的成见而坚决主张与之结盟，表明其战略眼光的深邃远大。遗憾的是，他仅仅是一名在宦海中未任要职的普通议员。英法苏三国谈判终于因为英法的拖延和阻挠而破裂，制止希特勒的最后一个机会丧失了。

希特勒对形势的反应敏感快捷。他在争得了法西斯盟友意大利和日本的支持之后，强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憎恨和恐惧，以巨大的让步为代价，向苏联发出了求爱的信号。8月23日，德国与受到英法冷淡而愤慨不已的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东面的威胁可以暂时弃之不顾，希特勒明白自己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最佳时机。9月1日，德国悍然撕毁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军队大举进攻波兰。

英国人别无选择，唯有对德宣战。

9月3日中午12时6分，曾经冒着丧失政治生命危险而对纳粹枭首一味绥靖姑息的张伯伦首相在议会下院发表了沉痛的演说，宣布英国已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并表明：“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可能看到希特勒主义遭到摧毁，自由欧洲重新建立之日。”

当希特勒终于清楚地显示不征服欧洲决不会满足时，人

们才开始懂得丘吉尔一向是那么聪明、那么有远见，他们对丘吉尔寄予了前所未有的期望。在英国下院和首相官邸门前，许多男女青年整天抬着标语牌示威游行，高呼口号，张贴海报，抨击政府的错误政策，标语牌上写着：“丘吉尔应当回内阁！”民意鼎沸不可抗阻。长时间被排斥在国家事务之外的丘吉尔终于得以重返内阁，出任海军大臣，从而开始了人生中新的政治旅程。

战争爆发之前，波兰的部队（48个现役师和6个后备师）多得足以抵抗向他们发动进攻的德国突击部队。但波兰人的不幸在于，他们成为了装甲部队与空军联合作战这一运动战理论第一次用于战争的实验和样板——这就是德国人的闪电战。德军14个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部队在一马平川的波兰平原上势如破竹，纵深挺进，再加上纳粹空军在上空的压力，德国的40多个常规师充分发挥了高速作战的优点，在装备陈旧、机动性差和囿于过时军事理论的波兰军队面前，所向披靡，最后于9月27日攻陷华沙。不到一个月，陆军强国波兰便沦于纳粹魔爪之下。

在西线，动作迟缓的英法军队没有及早施加任何有效的压力。双方都在为巨大的格斗全力准备，但奇怪的是那里没有发生什么战事，几乎没有响过枪声。英国和全世界无不为此种晦暗不明的平静局面所困惑，对其含意深感不安。在西线无战事时，封锁竟然成了英国的主要进攻武器。英国轰炸机大摇大摆、毫无阻挡地飞越德国上空，引起了居民的惶恐惊惧，但是飞机的任务并不是投掷炸弹，而仅仅撒下了千万张警告灾难即将来临的小册子，一如天女散花般纷纷扬扬，堪称二战奇景之一。法国人也同样缺乏果断的气魄，正如英国将军J·F·C·富勒所说：“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对峙的不过26个

师，却躲在钢筋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珂德式的英勇的盟国（指波兰）被人消灭了。”当时，德国留在西线的仅仅是一道军事纸屏，英法军队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是在海上——北海、挪威海、尤其是北大西洋——爆发了真正的战斗。

德国的潜艇如幽灵般游荡在荒凉寒冷、惊涛骇浪的北大西洋，向英国舰船发动无情的攻击，甚至殃及中立国家。它们在宣战的第一个星期内就击沉了 11 艘英国舰船，总吨位为 64,595 吨。英国的海上交通线岌岌可危。

早在 1939 年 8 月 31 日，希特勒就在第 1 号训令中确定德国海军的任务在于发动破坏贸易航运的战争。德国海军力量也奉命提前布署在各主要航线和重要的航线交会区，以待机出击。

攻击始自 9 月 3 日，德国 U—30 潜艇在北大西洋爱尔兰北部海岸以西 200 海里处，未予警告就击沉了没有防卫并载有乘客的英国邮船“雅典娜”号。至 10 月，当英国政府拒绝与德国媾和一事已极为明显之时，德国潜艇的活动更趋频繁暴烈。仅 10 月 13 日、14 日两天，它们就击沉了 6 艘英国船只。

与此同时，德国海军的其他兵力也展开了各种战斗行动。大量驱逐舰编队驶往英国东部沿海航道敷设水雷，大型水面舰艇出航挪威海岸，空军则担负轰炸英国海上军舰和部分海军基地的辅助任务。

作为一个殖民帝国，英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从海路输入工业原料和粮食。战争爆发以后，为保障足够的作战能力，维护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便成为了英国整个防御体系的基础和重点。此外，驻英国本土各港口的海军还必须独立地或与

陆空军合作，时刻准备迎击可能来的德军登陆部队，并参加防空、防雷、保护海军基地和港口的斗争。任务十分艰巨，但皇家海军在海军大臣丘吉尔的强有力领导下很快就重新活跃在海洋上。

9月3日，海军部向正在大洋行驶的船只发出指示，命令它们绕开正常航线转避英国或中立国的港口，在英国港口的船也暂停出航。

随后，英国舰队迅速展开，在北大西洋各水域对德国的水面舰只实行一种深远的封锁。他们为此动用了8个搜索群，由3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和15艘巡洋舰组成，并吸收了法国舰队的少量舰只。这些舰队时刻巡弋在辽阔的大洋上，搜索并截击敌国大型军舰。

为了给德国潜艇活动造成困难而使己方舰只在航线上安全行驶，英国人于1939年9月和10月间在布里斯托里湾的入口处，在进入泰晤士河的航道上以及沿英国东部海岸敷设了水雷障碍，并在多佛尔海峡建立起水雷防潜区。德国潜艇U—12和U—40分别于10月8日和13日触雷沉没。此时的海峡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魔鬼水域，惊惧交加的德国潜艇不得不放弃了通过海峡的企图，唯有望洋兴叹了。

为防御德国潜艇的袭击以保证航运畅通，英国人从9月5日开始建立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护航体系。运输船队受到时刻处于高度战备状态的军舰的护卫，它们排成雁阵行军序列并按指定航线行驶。处于船队外围的军舰所配备的潜艇监测器对附近海域的风吹草动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包抄截击，德国潜艇发现自己对这个严密整体的任何贸然进攻都会引火烧身，它们经常远远地跟在船队后面，怅然地目送英国船只消失在视野之外。英国海军部为此调拨了各类舰艇100余艘，但是

这一区区小数对于漫长的航线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幸好英国人找到了补救的方法，护航运输船队只使用小型舰队在航线的有限地段内进行护卫，而其余的海域则借助于持友好态度的美国、加拿大等国航空兵的空中掩护。

“全民皆兵”的观念被英国人民创造性地运用在这种护航体系上。运输船队的商船都装备了对付德军潜艇和飞机的高射炮，积极防卫的能力在旅途中发挥了令人振奋的作用，甚至连陈旧大炮漫无目的的炮声轰响也足以降低敌军低空轰炸的准确性，并驱除了全体船员心头的阴郁和不安。

丘吉尔领导下的皇家海军对抗行动是卓有成效的，很快，英国海上作战状况有了显著改善，损失也逐渐减少。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星期，英国损失舰船的总吨位是 53,561 吨，第三个星期降到 12,750 吨，而第四个星期只损失了 4,646 吨。

作为丘吉尔工作实绩的佐证，一件饶有趣味的轶事长久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193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丘吉尔夫妇邀请张伯伦首相夫妇前往海军部大厦共进晚餐，两对夫如同桌共饮，叙谈友谊和战局。在他们喝汤时，一位作战室的军官跑来报告，说德国一艘潜艇已被击沉；当吃到甜食时，这位军官送来了同样的喜讯；等到夫人们准备离开餐厅时，兴奋的军官带来了第三次击沉敌军潜艇的消息。一天之内捷报三传，这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和令人欢欣的。张伯伦夫人以天真而又含笑的目光看着海军大臣：“这是不是你的特意安排？”丘吉尔以信心十足的口吻表示，如果首相夫人下次光临，将得到同样的隆重献礼。

面对紧张的局势，再度出山的丘吉尔感受到了沉寂心情的重新沸腾，他终于有了可以自由施展手脚的机会。丘吉尔在海军大厦几乎昼夜不息，每天工作长达十八九个小时，对巡弋

在大洋各处的皇家海军发出一个又一个的战斗命令。同时，为了熟悉多方面的情况，丘吉尔在海军部专门建立了一个由其密友、科学问题顾问林德曼教授领导的情报统计处。这个机构拥有一批热情能干的专家，他们仔细阅读和统计送给战时内阁阁员丘吉尔的官方情报，并提供关系战局的图表和解说。丘吉尔对自己即将走向历史舞台中心的那种使命感愈益强烈，他相信首相宝座必将属于自己。

晴空一声霹雳，德国装甲部队的铁骑碾碎了波兰被征服后的6个月虚假平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边缘，挪威和丹麦的和平国土受到了希特勒的闪电式袭击。

在北欧，英法两国政府力图夺得主动权。从战略上考虑，德国一直对通过挪威的纳尔维克和吕勒奥的补给线极为关注。因为要使自己的工业得以维持下去，德国就必须依靠每年从瑞典进口大约1100万吨的铁矿石，而瑞典的主要铁矿石产区位于遥远的北方，所以德国长期以来紧密注视着北方的动静。他们认为，一个中立的挪威可以使德国不受干扰地得到生存所需的铁矿石供应。在伦敦的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关键所在，1939年9月19日，他极力建议内阁接受自己的方案——在挪威领海设置布雷区，以阻止挪威从纳尔维克运送瑞典铁矿石前往德国。丘吉尔断言，这一步骤“在使敌人的军事工业瘫痪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表现愚钝的外交部官员力加抵制，并向内阁表示反对侵犯挪威的中立立场。

丘吉尔虽觉感伤，但仍坚持不懈地在所有场合尽一切办法宣扬自己的主张。讨论这个题目的圈子越来越大，人们为此展开了激烈和广泛的争论，甚至连报纸也登载了赞成这一观点的诸多论据。这种强大的舆论自然引起了德国人的警惕和